

筆墨天地人間事—李奇茂畫境

Drawing Heaven, Earth, and Human World with Brush and Ink -
Lee Chi-Mao Painting Realm

黃光男

Huang, Kuang-Nan

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行政院政務委員

幾十年來看到傑出書畫家李奇茂教授的作品，從準確技法的描繪到出神入化的筆墨表現，是形式(外象)的掌握，也是內容(內在)的抒發。筆墨下的畫境對他來說，是自然也是必然的需要，因為他的藝術表現蘊存著一個時代、環境的面相，以他的才情融入在畫面上的力量，是鮮活而持重的。

這並不表示說他在繪畫創作裡純粹是靠著師承的傳授，或是偶發的靈光，換言之，藝術表現在於創作過程的自律性與他律性的時空掌握。好比藝術美與藝術理究竟如何相輔相成，李奇茂並非以「偶發」作為藝術形式的等待，而是在形式技法中，千錘百鍊，日以繼夜在練習、實驗與截取繪畫技法的純粹、不假思索的情智相融的需要。或許屬於一脈相承的「骨法用筆」或是如文字之於文學的應用，在操千曲而後知音，與反覆實驗之於繪畫形質之展現，是異調同感的藝術創作。

李奇茂常以呵呵氣勢一語帶過他人的詢問：「您如何掌握繪畫美的真理，又如何在美與真實之間取得平衡、相襯的作用？」事實上，在歷經歷史蛻變的時候，李奇茂意念中的家鄉、家國，以及更廣泛的人性抒懷，寄情筆墨的動機，不是偶然的興趣，是志在千里，追求真理的靈光。猶如西方哲人海德爾以「只是被當作品之表現形式美乃是真理本身的現身方式」，如何走向李奇茂在藝術美學所蘊存的繪畫表現，在形式技能上，他律性的認知，包括普遍社會美感的客觀條件，會是社會共知的象徵符號所刻劃的形象，好比較藝術領域中的

筆墨技巧，或是學院性質的院體畫，以及寫意畫中的文人觀點，李奇茂是不會不知道這是中華文化呈現的基調。

另一方說，他有高層次的技能，或工整或寫意，或是兩者交互應用，他在自律性的感悟，就是他整個人格的投射。況且有人以為自律性反而有「習氣」的「他者」服務傾向，卻不知「意興益然」是作者自由心性的曲調。歌詠生命在自然與社會之間斑斕花朵，如花香在蕊，水波清風的感悟。所以李奇茂以人性無盡愛憐為基楚，探索人與自然共存的社會價值。澎湃情思擊發人性深層未明的生命燃點，提昇生存價值的「慾念」，其中李奇茂的故事是炫麗的，狂迷的，儘管有時候令人不解他的經歷與環境，但在動盪時代，他避兵災，卻又從筆報國的事實，任誰都無法不豎起大拇指說聲感動的話。有了這一層別人少有的環境，加上他過人的毅力，就有他人可說的話題出現，畫作也得仔細審視一番。

要了解李奇茂的故事，則要從山東的老家說起，然後輾轉臺灣的行徑是條繁複曲折又纏綿的生命體驗。本文僅就印象追索他是否真的今年有米壽的祝賀盛會嗎？但從他的作品陳述中，臺灣的前輩藝術家莫大元、虞君質(師大)、梁鼎銘、林克恭(政戰)、藍蔭鼎、李梅樹等等名師都有深厚交誼，便明白他的畫壇的資深身份。以及他在與張大千、黃君璧、傅狷夫、林玉山的藝術相應中，明確表明他在藝壇的份量與身份。當他提起這些前輩藝術家的成就，對他們畫作的賞析，有很多前所未聞，或是幾近凝神聚氣的描述，就可理解他的深度見識與對藝術美在繪畫所表現的氣度；其中談到臺灣畫壇之興盛與開展，傳統與現代性的追尋時，大陸畫家黃胄、潘天壽、吳冠中、劉海粟，甚至齊白石等人畫藝存在於時空對照時，他擷取的文化情感與養份，使自己更為開闊胸襟源源興起創作的動能。

我們知道臺灣現代畫家們，尤其是水墨畫的創新者劉國松、黃潮湖、李錫奇、黃光男等等對他的認識，在於他在水墨畫民族性傳承與描寫現代社會百態的時代性有重大的美學詮釋，或者說水墨風格在於他掌握到的具體真理乃在於精緻中的沉澱，這項創作元素與創作品質的層次，並不是外在視覺或文獻研究

者可滲透的真實，雖不見得一定要「畫中有詩」或「詩中有畫」，但畫外畫意與畫象的明心見性，絕對是創作者文化素養的展現。

李奇茂所懷念的浪漫，在於人性抒發後的光點，他熱情於人間世的種種，心的真誠是滋養畫象的意涵，所以他的畫充滿著你我他三者交織的時代感與歷史觀，以傳統經驗到現實場景，細微中看到環境變易中可以傳達人情的圖象，或已成為圖騰的社會符號；這就是黑格爾美學：「繪畫以心靈為它所表現的內容」，李奇茂洞悉機先在繪畫情感上提到民族性與現在性的結合，使在繪畫藝術本質訂定創作的標的。

若以李奇茂對於社會現象與人文溫度的感應，他可以很深切描繪作為「工具性」的圖象，但在「意在筆先」或是「得意忘象」中，揮灑之間的「氣象」則來自內在修為與理想。「如果繪畫只是追求對外部事物的再現，而不是把對外部事物的內感受本身再現出來的話，它就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王德峰 2005）。所以看了李奇茂的畫作時便直覺感受了才情存於內在的能量，是文化的、歷史的、民俗的、時代的哲思，那麼，他的創作行動則在靈巧技法充分的展現，「美」的形式在他的筆墨中調適。

宣示繪畫美學存在畫面上的人文景觀與風格特色，對於一位洞悉時空精神的畫家，絕對不是阿諛他人的喜愛，或適應別人的眼光而作畫(市場取向)，而是在諸多思想與內容充滿內心時，所激發的創見，如宋畫丘壑，元畫疏遠，明畫筆趣、清畫筆墨集中於張大千的畫境、傅狷夫、林玉山、黃君璧等名家的寫生論。即所謂：「登高山情滿於山，入深海則情溢於海」的時代觀點環境平衡的認同。

李奇茂深知藝術的表現在於個性抒發時，人文素養與筆墨技巧的深度；同時社會關懷、包括民俗風景，與宗教信仰的關係，更確切地說存在繪畫藝術的「愛」與領會人世間的情思，是跨越在人情與環境之間的符號，或作為中國藝術以象、意象為主調的美學說。

在此，我們已忘記以形式的構成，或以內容的浪漫來舉例李奇茂的才能，最可能說是氣吞山河，醇脫寰宇的氣勢，以及「一部陶詩一壺酒，或吟或飲玩晨昏(新羅山人語)的溫馨。他在身影高聳與筆織墨細之間築記臺灣繪畫風格，以及李奇茂標織的特質。

綜合上述觀念，提出李奇茂繪畫的重點如下：

其一、寫實性是李奇茂繪畫美學的第一風格，包括他在素描準確的功力，以及動態人物表情的掌握，除了發自藝術創作者的技能訓練之外，他描寫的歷史人物或現實名人的畫像，作為裝飾或「寫真」的圖象，並不是每一個畫家都能掌握到的神韻。雖然為了活化歷史情境中的人物，有如電影所在平面視覺表現出的連續意象，在誠實真實的美感上，令人回甘的藝術創作，有如久旱望雨降的沉醉感。

其二、哲思性是他在寫意畫的寄情。古人有逸書草草，美意延年的抒情，不論是梁楷或牧谿的大寫意畫，或是元四家的文人畫風，李奇茂的藝術修為哲思上有深切的了解與應用。也可以說是傳承中華文化的精華，以及對於名家名畫的崇拜與消融，才成就李奇茂的大寫意風格。我們從兩個方向來說明他這方面的表現，首先，是文人畫意與筆墨應用在他畫中如狗毛中的鷹、八哥，花卉中的四君子蘭、松，禽獸類的虎、獅、鹿、羊馬，山水類的崇山峻嶺，中央山脈的壓氣，不論橫側筆墨氣勢磅礴，其次，是形在於意上的反差視覺美感，如他畫林家花園，就是在一豎一橫、一按一拖中的筆跡看到「禪」機。換言之，他會畫一張「放風箏」圖，橫筆一轉以二指索綿頭的寫意，得到無限美感的效果。

其三、民俗性是李奇茂畫作的極致。所謂民俗性包含在民族性與風俗習慣，其中中國文化的精華在於宗教與文化信仰上，均座落在民眾平日的生活中，前者的藝術表現，李奇茂以邊疆的策馬奔馳塞外，或是年節生活為創作題材，在筆勁墨酣之下落筆如電馳，力量飽和；後者則臺灣夜市與平民百姓的生活記趣為素材，夜幕低垂，黃燈搖晃之下，臺灣民眾在一天辛勤工作外到夜市

尋友一敘，點菜小吃或湯酒一壺的餘興，是臺灣生活文化的特色，也是李奇茂最精粹的創作重點。換言之，臺灣風格的臺灣畫派，以李奇茂的「夜市聚景」最具鹽味與代表，也是李奇茂大半生中的「獨解」與「共相」。獨解是李奇茂說的「每次到夜市閒逛，一般民氣直撲而來，百工待息，千人共挾美食的情狀，筆意隨心起，畫了」；而共相則是在「你、我、他」共知、共感的意象，由環境的圖象劃美感存於人間的心象，他在人物，器皿，獨對飲之間畫出生活百態，臺灣民眾的生命力，令人敬佩，他在駁繁化簡，尋出畫境精彩處的表現，非一般畫家所能企及。

其四、東方性美學表現的李奇茂，縱使應用了西方繪畫結構的符號就其以西潤中的造型與造境，如何顯現主題意象的章法、筆法、墨法在在於畫面上的詩畫同體，或成語雙關的寄寓，更簡直地說，「山色有無中」、「柳暗花明」等等的「曲水流觴」意象，是畫面上的平鋪直敘，還是意境之外的曲徑道幽，則是「大知閑閑，小知閒閒」中的「滿眼雲煙筆底春」。東方的美學思考在有無之間，在自然之人為之際，李奇茂的畫或「密不容針」，或「空可跑馬」的章法，豈只在構圖上計量，在他的美學展現上則在「心會神融，默契動靜，察於一毫，揮手萬象」(宋、張放禮語)。李奇茂繪畫美學是精神性的純粹，也是文化性的靈鏡，是求理知情的符碼，匯聚成沿岸觀海起伏的景點，浪高衝頂，氣勢澎湃!

走筆到此，回望臺灣藝壇，尤其水墨畫界，能具有書寫經歷與人文修為者不多。李奇茂承繼了中華文化的傳承，並開拓東方繪畫美學的新境界，不論在自我實踐上有明確又精彩的繪畫創作，或是教育上引領臺灣水墨畫風格的形成，以泱泱大度的畫風記載半世紀以來的水墨畫藝術發展，都是值得推崇與表彰的對象。當然，「文言不盡畫境在，有無不計情思來」，對於一位開創臺灣風格的藝術創作者，李奇茂該是納川於海，泰山迎日的長者，也是畫壇不屈不撓的勇者。

「宗師風範昭昭事，筆墨天地人間情」。東方美學在藝術的表現，已超然數千年之前，不論是近東、中東、亞東的創作來自不同社會發展而形成地域風

格，時代面相所呼應在民族情感、文化價值的藝術品，必然刻畫在歷史的記痕上。水墨畫的發展被視為中華文化的菁華，它呈現了情思意涵，在品德、才華、思想與知識的畫意，並不全然外在的物象，而是充滿智慧符號的筆墨。

之所以有風格、有風尚，便在於博學多聞中，李奇茂同時收藏名家的藝術品，此為創作方向的思考。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對「民藝品」的珍愛，如民間生活的古陶、水甕、器皿，來自大眾生活寫照的吉祥圖像、裝飾迴文或是年節使用的稜印等等，成為他的作品滋生的元素，豐富圓滿；同時以寫意畫的君子彬彬文人性質的傳承。在現實生活與文化象徵中，擷取美感要素予以表現，它是正面而積極的物象對應，更是結合情思的心象內涵，放諸天下皆準的經典創作，李奇茂寫人間世的真實，是項氣韻匯流於筆墨的創作天地。物象—他明確掌握形式之美；心象—他以意象如蟬之美的無限，使作品提升致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我們尊崇他是臺灣繪畫風格、新世紀水墨畫的開創大師，有何遲疑嗎？寫在李奇茂米壽畫展前，敬請指教。